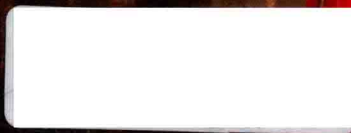


树林的幽暗总有尽头 人心的黑暗漫无边际……

# 暗无边际

[英] 露丝·韦尔著 刘梓熙译  
Ruth Ware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IN A  
DARK  
DARK  
WOOD

暗无边际

Ruth Ware

[英] 露丝·韦尔 著 刘梓熙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无边际 / (英) 露丝·韦尔著; 刘梓熙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55-2821-3

I. ①暗… II. ①露… ②刘…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9921 号

Copyright © Ruth Ware, 2015

First published as IN A DARK, DARK WOOD by Harvill Secker, an imprint of Vintage Publishing. Vintage Publishing is a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6-211

## 暗无边际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英] 露丝·韦尔  
译者 刘梓熙  
责任编辑 杨永龙 张璐路  
版权编辑 郭森  
装帧设计 杨倩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mailto: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4千字  
定 价 3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821-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引子

我奔跑着。

我在月光下的树林中奔跑，树枝撕裂我的衣服，欧洲蕨钩住我的双脚。

荆棘鞭打着我的双手，呼吸撕扯着我的喉咙。痛，这一切都痛。但我能做的只有奔跑。

平日里当我奔跑时，脑中总是默念着一句咒语。要么是为了赶时间，要么是为了借助咚咚踩踏柏油路来驱散沮丧。

而这一次，只有一个词，一个想法，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内心。

詹姆斯。詹姆斯。詹姆斯。

我必须要到那儿。我必须要在之前到达那条路上。

然后我到了：月光中一条蜿蜒的黑色柏油路。我能听到咆哮的引擎正朝我而来，闪耀的白光刺痛我的双眼，黑色的树干在逆光中映出道道斜杠。

我来晚了吗？

我强迫自己跑完最后三十米，被倒下的原木绊倒在地，心脏像一只鼓在胸中猛击。

詹姆斯。

然而我来晚了——车子离得太近，我无法阻止它了。

我把自己抛到柏油路上，张开双臂。

“停！”

# 1

痛，一切都痛。刺眼的灯光，发作的头痛。我鼻孔中有股血腥味，双手沾满血迹。

“利奥诺拉？”

一个声音穿过疼痛的迷雾模糊地传来。我试图摇头，嘴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

“利奥诺拉，你安全了，你在医院。我们要带你去做个扫描。”

是个女人在说话，声音清晰洪亮。这声音令我痛苦。

“我们应该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我再次试图摇头。

“别动你的头，”她说，“你的头受伤了。”

“诺拉。”我低声说。

“你想要我们给诺拉打电话？诺拉是谁？”

“我……我的名字。”

“好吧，诺拉。试着放松，不会痛的。”

但很痛，一切都痛。

发生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 2

我知道，只要我一醒来，就会迎来在公园里跑步的日子，跑最长的那条路线，总共有将近九英里。秋日的阳光穿过藤蔓洒下来，把床单镀上一层金色，我能闻到夜雨和楼下街巷里梧桐树叶的气味，树叶的末梢正变成金棕色。我闭上眼睛伸了个懒腰，听着时钟嘀嗒、暖气送风，还有疲软的行车咆哮声，感觉全身肌肉都陶醉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天里。

我的清晨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这大概和独居有关——你能以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没有外界的干扰，没有室友风卷残云般喝光牛奶，也没有猫咪把毛球吐在地毯上。你知道当你醒来，自己前一天晚上放在橱柜里的东西还会在那里。你自己掌控。

或者也许和在家办公有关。游离在朝九晚五之外，日子很容易变得混沌。你会发现自己在下午五点还穿着睡袍，一整天见过的唯一个人就是送奶工。有些日子，除了收音机里的声音，我整日都



听不到人声，而你猜怎样？我很喜欢这样。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在许多层面都是个不错的生活方式——独自倾听自己头脑中的声音，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待在一起，在静默中他们变得异常真实。但这未必是最健康的活法。所以，有一套日常作息时间是重要的，如此才能让生活有规律地运转，将工作日和周末区分开来。

我的一天这样开始。

六点半整暖气开始加热，锅炉启动的咆哮声总会把我唤醒。我看看手机——只是检查一下世界没有在夜里终结——然后躺在那儿，听着流行音乐和暖气片嘎吱作响的声音。

早上七点打开收音机——收音机已经调到了第四电台<sup>1</sup>的《今日》节目——我伸手轻轻按下咖啡机的开关，咖啡机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提前装好了咖啡和水——黑卡<sup>2</sup>过滤器研磨咖啡，包括井井有条叠好的滤纸。我的公寓尺寸不大，这也有几个好处。我不用下床就能够到冰箱和咖啡机就是其中之一。

通常在新闻提要播完时，咖啡就煮好了，然后我从温暖的羽绒被里爬起来喝咖啡，稍微加一点儿奶，再配一片抹上巧婆婆牌<sup>3</sup>覆盆子酱的吐司（不抹黄油——倒不是为了减肥，我就是不喜欢果酱和黄油混合起来的味道）。

接下来的日常取决于天气如何。要是下雨，或者不想跑步，我会冲个澡，查查电子邮件，开始一天的工作。

不过今天天气好极了，我迫不及待想要出门，穿上运动鞋把湿

---

1 译者注：第四电台，英国广播BBC的四号电台，主要播出非音乐、非娱乐类的新闻、纪实类音频节目。

2 译者注：黑卡，法国咖啡品牌，2015年被意大利Lavazza咖啡集团收购。

3 译者注：巧婆婆，法国食品品牌，主要生产果酱和甜点。

树叶踩在脚下，感觉清风拂面。跑完步再冲澡。

我套上T恤、紧身裤和短袜，把脚塞进放在门口的运动鞋里，慢慢跑下三段楼梯，朝着街巷，跑进外面的世界。

回来时我热得冒汗，累得四肢松软，站在淋浴头下冲了好久，想着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我又需要一次网购了——快没吃的了。我得开始审书稿了——答应编辑这周审好发回去，可我还刚开始呢。而且，我应该查阅一下通过网站联系表发来的邮件，已经好久没看了，我一直拖。当然大部分会是垃圾邮件——都是些华而不实的虚假广告。不过有时也有正事：索要内容简介或者赠阅本。也有时候……会有读者来信。通常如果有人写信给你，是因为他们喜欢你的书，虽然我也收到过少数谩骂。但即使是好的留言，仍然怪怪的让人不爽：有人对你的私人思想发表看法，就好像在自己的日记里读别人的意见。哪怕从事写作再久，我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不能习惯那种感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自己为此做好准备的部分原因。

穿好衣服，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缓缓点击着邮件，一封接一封地删除。伟哥，一个让我“满足我的女人”的承诺，俄罗斯美女。

然后……

收件人：梅拉妮·裘；凯特·德比 .02@DPW.gsi.gov.uk；T 杜克斯玛；基玛优，莉兹；info@LN肖.co.uk；玛利亚·泰迪鲍特；艾里斯 P. 卫斯塔维；凯特·欧文斯；斯墨菲 @ 醒目字行传媒 .com；妮娜·达·苏扎；法兰西，克莉斯

发件人：弗洛伦斯·克莱

主题：克莱尔的婚前女子单身派对!!!

克莱尔？我不认识什么克莱尔，除了……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但没可能是她——我有十年没见过她了。

我的手指在删除键上方无端地徘徊了一会儿，然后点下去，打开了邮件。

大家好!!!

向不认识我的人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弗洛，是克莱尔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我也是——咚咚咚咚咚——她的伴娘!! 所以依据老习俗，我将会筹备她的“婚前女子单身派对”!!!

我和克莱尔谈过——你们八成也能猜到——她不想要什么自慰器啦、粉红羽毛长围巾啦之类的。所以，我们打算做点儿更高雅的事——到她大学时常去的诺森伯兰<sup>1</sup>过个周末——不过我想可能会有一些神秘的小游戏哟!!

克莱尔选择了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这个周末。我知道这通知来得非常临时，但要保证工作、避开圣诞节，加诸其他考虑因素，我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请尽快回复。

爱你们么么哒——期待很快见到新朋旧友!!!!

弗洛 么么么

---

1 译者注：诺森伯兰，英格兰最北部的郡，东临北海，北接苏格兰。

我坐着，不安地对着屏幕皱眉，咬着指甲边缘，试图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看了一眼“收件人”列表，列表中有一个我认识的名字——妮娜·达·苏扎。

好吧，那就确定了。一定是克莱尔·卡文迪许，不可能是别人了。我知道——或者以为我记得——她去了杜伦<sup>1</sup>上大学，又或许是纽卡斯尔<sup>2</sup>？这和“大学时常去诺森伯兰”的背景也吻合。

但为什么？为什么克莱尔·卡文迪许邀请我去她的婚前女子单身派对？

会不会是弄错了？这个弗洛是不是抢走了克莱尔的通讯录，把所有能找到的联系人都发了个遍？

可是就十二个人……也就是说，我在其中几乎不可能是弄错了。对吧？

我坐在那里，盯着屏幕，仿佛上面的像素能为我心中那些令人不安的交替出现的问题提供答案一样。我很希望自己连读都没读就删掉了这封邮件。

突然间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起身踱步到门口，又回到书桌前，站在那里心神不宁地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

克莱尔·卡文迪许。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

我又不能问这个叫弗洛的人。

只有一个人可能知道原因。

我坐下来，在还没改变主意前，迅速地敲出了一封邮件。

---

1 译者注：杜伦，英格兰东北部城市，杜伦郡的首府。

2 译者注：纽卡斯尔，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泰恩维尔郡的首府，泰恩维尔郡与杜伦郡相邻。

收件人：妮娜·达·苏扎

发件人：诺拉·肖

主题：女子单身派对???

最亲爱的妮，希望你安好。必须承认，看到我们俩都在克莱尔的婚前女子单身派对邀请名单上我有点儿吃惊。你打算去吗？么么哒

随后我开始等待回信。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试图不去想它。我忙于工作——埋头在文字编辑提出的那些棘手问题的细枝末节中——但弗洛伦斯的邮件始终在我脑海深处，不断令我精神涣散，像出乎意料长在舌尖上的溃疡，阵阵刺痛；像粗糙的指甲，抠起来让人欲罢不能。那封邮件在收件箱里被新邮件推得越来越靠下，可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邮件上的“未回复”旗标就像是无声的羞辱，那些未解的疑问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烦扰着我，挥之不去。

回复！无论是在公园跑步、烹调晚餐，又或者是在放空发呆时，我都在脑中乞求妮娜。想过给她打电话，可我不知自己期望她说些什么。

然后，过了几天，正当我边坐着吃早餐边无所事事地在手机里翻着微博的时候，“新邮件”的图标一闪而过。

是妮娜的来信。

我喝了一大口咖啡，做了个深呼吸，点开邮件。

发件人：妮娜·达·苏扎

收件人：诺拉·肖

主题：回复：女子单身派对???

老兄！好久没聊了。刚看到你的邮件——我之前在医院上晚班。天哪，老实说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前段时间收到了婚礼邀请函，不过我希望自己可以躲过单身派对。你去吗？我们来做个协定吧？如果你去我就去？

妮，么

我边喝咖啡边望着屏幕，手指在“回复”图标上举落不定。过去几天里那些问题不断在脑中翻腾堆叠，我本来盼望妮娜至少能解答其中的几个。婚礼在什么时候？为什么邀请我去婚前女子单身派对，而不是婚礼？她要嫁给谁？

嘿，你知道吗……我开始打字，然后删除。不，我不能直截了当地问，那样做无异于承认自己对事情毫无头绪。我的自尊心向来很强，强到无法承认自己的一无所知。我讨厌处于劣势。

我洗澡更衣，试图把问题抛诸脑后。但当我打开电脑，收件箱里又多了两封未读邮件。

第一封是来自克莱尔其中一位朋友的遗憾回复：不了，谢谢，理由是家人过生日。

第二封又是来自弗洛的。这次她加上了已读回执。

收件人：info@LN肖.co.uk

发件人：弗洛伦斯·克莱

主题：回复：克莱尔的婚前女子单身派对!!!

亲爱的利：

抱歉迟信一封，只是想知道几天前你是否收到了我的邮件！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克莱尔了，但她很希望你能来。她经常谈起你，我也知道你们毕业后失去了联络，这感觉很糟。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你的到场真的会令她乐意之至——你就答应了吧？！这样真的会成全了她的周末。

弗洛 么么么

这封邮件本该令我受宠若惊——克莱尔如此热切地希望我到场，以至于弗洛费了这么大劲追查我的下落。我没有那种感觉。相反，却对这种喋喋不休涌起一股愤恨，而那个已读回执则令我感觉隐私受侵，就像正被监察和窥探。

我关上邮件打开文档想继续工作，即便已经着手干活，断然屏蔽有关婚前女子单身派对的一切念头，弗洛的话还是在空气中回荡，令我烦躁不安。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听起来像个哀怨的孩子。不，我愤愤不平地想。你不知道，所以不要试图刺探我的过去。

我发过誓，再也不要回去。

妮娜不一样——她目前住在伦敦，偶尔跟我在哈克尼附近遇到。就像从前是我雷丁生活的一部分一样，她现在也是我伦敦生活的一部分。

但克莱尔——她绝对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我想让她止步于此。

尽管如此，我心中还有一小部分在纠结，它刺痛着我的良心，说我不能那样。

克莱尔曾经是我的朋友，很长时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然而，我头也不回地跑掉了，甚至没留下电话号码。我这是什么样的朋友？

我不安地站起来，因为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于是又煮了一杯咖啡。咖啡壶发出啾啾和咕噜咕噜的声音，而此时的我站在它上方一面用牙咬着指甲边缘，一面想着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之后的十年。咖啡煮好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把它带回到书桌那里，却没重新开始工作。我打开了谷歌，敲入“克莱尔·卡文迪许 脸书”。

结果中有许多克莱尔·卡文迪许，在我找到一个可能是她的时候，咖啡已经凉了。那是一对情侣的快照，他们穿着《神秘博士》中的高档礼服。女人戴着凌乱的红色假发，这本让人很难分辨，但她仰头大笑的方式让我在下滑没完没了的名单时停了下来。男人穿得好像马特·史密斯<sup>1</sup>，头发松软，戴着角质架眼镜和领结。我点击图片放大查看，盯着这对男女看了好久，看得越久就越觉得那是克莱尔。至于男人，我确定自己认不出。

我点击“关于”按钮，在“共同好友”栏下面显示有“妮娜·达·苏扎”。这无疑就是克莱尔。而在“感情状态”的标题下面显示的是“与威廉·皮尔格林恋爱中”。这名字令我有些惊讶，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说不清为何有点儿熟悉。是同学吗？但我们那级唯一的威廉是威尔·迈尔斯。“皮尔格林”，我记不起有谁姓皮尔格林的。我点击个人资料图，可那只是一张不明来历的品脱玻璃杯的照片，杯子是半满的状态。

我又回去打开克莱尔的个人资料图，一边盯着它一边试图想出该怎么做，弗洛的邮件在我脑海里回荡：她很希望你能来。她经常

---

1 译者注：马特·史密斯，英国舞台剧和电视演员，出演过《神秘博士》。



谈起你。

我感到心脏被什么东西挤压，或许是一种内疚感吧。

我曾经头也不回地离开；迷惘不安、心烦意乱，长时间地专注于迈开脚步，不停向前，把过去断然甩在身后。

我能努力做到的只有本能的自卫，不允许自己去想过去的一切。

然而，此刻克莱尔与我四目相对，红色假发下，她眼神妖娆地凝视着我，目光中带着恳求，也不乏责备。

我发现自己开始重拾记忆。记起她只不过把你从一个拥挤的房间选出来就让你顿觉身价百万。记起她低声咯咯笑，她在课上传的字条和她坏坏的幽默感。

我想起大概六岁时在她的卧室过夜，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躺在地板上聆听她夜间呼吸的轻鼾声。我做了个噩梦，尿床了，而克莱尔——克莱尔拥抱我，又把她自己的小熊给我搂着，她则爬到晾衣橱里去拿新被单，再把脏被单藏到洗衣筐里。

我听到楼梯口传来她妈妈无力的声音，低声询问怎么了，克莱尔敏捷地回答：“我把牛奶碰翻了，妈妈，把利的被单全弄湿了。”

有一瞬间我穿越到了二十年前，变回那个受惊的小女孩。我能闻到她卧室的味道——我俩夜晚呼吸的口气味，她窗台上玻璃罐里沐浴珠的香甜味，还有干净的床单散发出的清新洗衣香。

“别告诉任何人。”当我们把新被单掖好时我悄悄说，我把睡裤藏到自己的箱子里。她摇摇头。

“当然不会。”

她从未告诉别人。

电脑发出微弱的“砰”一声，此时我还坐在那里，又一封邮件突然出现了。是妮娜发的。那么如何计划？弗洛在追问呢。答应